

中韩问题剧《李永女》与《潘金莲》中 女性自主意识的比较

刘 珂*

〈目次〉

I. 绪论	IV. 女性自主意识差异的根源所在
II. 女主人公与男性为主导的社会 之间的矛盾	1. 创作环境的因素
III. 两部作品中女性自主意识的差 异	2. 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3. 对待传统观念的态度
	IV. 结论

I. 绪论

自易卜生的问题剧《玩偶之家》问世以后, 各国的戏剧创作者们都开始跟随大师的脚步, 关注起女性问题。在中国, 社会问题剧的创作和规模的扩大, 主要是“五四”以后中国现实社会的需要和戏剧改革及发展的历史情势, 问题剧的地位也随之予以确立¹⁾。到20年代初期, 社会问题就在中国已经步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在韩国, “3.1运动”推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步伐, 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通过戏剧来呈现。韩国的留学生首先在日本接触和学习到了西方的近代剧运动, 并开始尝试创作一些与商业剧不同的新作品。韩国的社会问题剧也由此应运而生²⁾。

* 大邱加图立大学中语中国学系副教授

1) 周安华, 《20世纪中国问题剧研究》,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 168页。

2) 金宰奭, 《日帝强占期社会剧研究》, 太学社, 1995, 21-22页。

本文就以此时出现的《李永女》和《潘金莲》两部作品为研究对象，对这两部都以女性为主人公的问题剧进行一个比较。同样作为深受儒教影响的国家，女性问题一直都是中韩两国的重大社会问题。金佑镇的作品《李永女》和欧阳予倩的作品《潘金莲》出现的时期极为接近，其作品题目都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这充分显示出剧情是依据女主人公为主线来展开的，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在细节上存在着各种相同或者相异的地方，本文就要通过这些异同分析出产生这些相同或相异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两部不同的作品，在两国都有不少研究论文出现，但是有关《李永女》这部作品的论文有对金佑镇作品性质的研究³⁾，也有分析作品情节和人物，剖析作家现实意识的研究⁴⁾，但是单单针对女主人公自身意识的研究并不多见。在中国，对于欧阳予倩的作品《潘金莲》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停止过，近十年间仍旧有不少相关论文出现⁵⁾，其中对于潘金莲形象的研究不仅仅是停留在欧阳予倩的作品上，而是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剖析了潘金莲这个人物形象⁶⁾，甚至从潘金莲这个人物形象的变迁中探索了文学观念的更新与演变⁷⁾。另外还有通过分析欧阳予倩塑造的潘金莲形象，论述了经典文本的时代性⁸⁾。由此可见，两国虽然对这两位作家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分析也只是停留在本国的范围内，对于两部作品之间女性主人公形象和意识的比较研究虽然曾有出现⁹⁾，但依旧没

3) 裴志娟, 〈金佑镇「李永女」的脱殖民性研究〉, 《现代文学理论研究》, 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会, 2011。

4) 김진기, 〈[李永女]分析〉, 《人文科学研究》, 1999。

5) 依据中国知网(www.cnki.net)提供的论文数为参考, 最近几十年间有关欧阳予倩的作品《潘金莲》的研究不在少数, 范围也比较广泛, 本文选择介绍了几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关女性形象的研究论文。

6) 陈竞, 〈拯救模式: 潘金莲形象的演进轨迹及其反思——On the Evolution of Pan Jinlian〉,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7。

7) 魏崇新, 〈潘金莲形象的历史演变〉,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01期, 1997。

8) 洪雁、高日晖, 〈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新论——兼谈经典文本阐释的时代性〉,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期, 2006。

9) 朴云锡、刘珂, 〈20世纪20年代中韩问题剧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중국어학》, 2014。

刘珂, 〈20世纪20年代中韩问题剧比较研〉, 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有深入针对自主意识进行讨论,希望本论文能够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就女性自主意识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推进。

本文之所以选择两位作家的这两部作品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金佑镇和欧阳予倩都曾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话剧产生了热情,并积极地投身于话剧活动,两人都通过日本接触到社会问题剧。其次,《李永女》和《潘金莲》两部作品分别作于1925年和1926年,其创作年度十分接近,由两部作品的描述可以窥见两国二十年代中期的不同风貌。最后,《李永女》和《潘金莲》这两部作品的题目都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作品要围绕女性展开问题讨论的着眼点显而易见。

自主意识的表现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本文所选的两部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也都是男权至上的社会阶段,因此本文将从剧情和结局的异同点出发,着重从女性在面对男性和男权社会时表现出的自主意识进行剖析,从中发现两者自主意识的差距。在第二章将会探讨两部作品在情节上的异同,主要是女主人公与男性为主的社会之间的矛盾;第三章则对两部作品的自主意识的差异进行比较;第四章则会从三个方面分析这种自主意识差一形成的分院所在;最后一章将对全文进行一个总结。

II. 女主人公与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之间的矛盾

戏剧是由行动组合起来的¹⁰⁾,戏剧的发展依赖这些用行动串接起来的剧情,而剧情的跌宕起伏又主要靠剧中各种矛盾的激化。正因如此,从《李永女》和《潘金莲》的行动也可以一探他们与剧中人物的各种矛盾。

金佑镇的作品《李永女》和欧阳予倩的作品《潘金莲》对于两个女主人公人生的描述都可以大致概括为从低谷走向抗争,然后又再次消亡的过程。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与男性有过对立,但这种对立一个是一时闪现的,一个是贯彻到底的。这两种对立,在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都是违背传

10) Bernhard Asmuth 著,宋典译,《戏剧分析论》,书文堂,2000,20页。

统道德观念的，因此李永女和潘金莲都在剧中都曾背负着“淫妇”名声，这一蔑称的由来要究其根本，就要从两部作品的剧情开始考察。

首先，作品《李永女》描写的是一个普通女性李永女短暂而悲惨的一生。她的丈夫为了生计外出务工而客死他乡，只留下李永女独自支撑一个家庭，为了养育两个孩子她卖淫、做纺织女工，后来又改嫁给了性欲无度的柳书房，最后李永女在性虐待和营养不良的折磨下一病不起最终凄凉地死去。整部作品一开场就被一股阴冷暗淡的色彩所包围，剧中的时间设定在深夜十一点，昏黄的灯光和沉寂的夜色没有一丝生气¹¹⁾。李永女从外面回来，开始和她介绍“工作”的安淑抱怨自己被人轮奸，李永女依靠男人赚钱的“工作”性质由此可见¹²⁾。

从事卖淫工作的女性当然会被看做淫妇，但李永女作为一个底层女性，卖淫除了维持生计，还抱着要让儿子官九受教育的目的，固执地想用知识或者说期待自己的儿子用知识改变家庭的命运。20年代的韩国，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生活越来越艰辛，为了生活男性去做廉价劳动力或者远赴他乡谋生。家庭中男性劳动力的缺失，迫使女性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任。而柔弱的李永女为了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目的，不惜铤而走险选择去做一名私娼用自己的身体来养家糊口。这也正是处于男权社会的李永女可以选择的一条“捷径”，其代价就是沦为男性的玩物。但是反观李永女对待儿子官九和女儿明顺的做法，就可以发现，这种重男轻女、夫死从儿的封建思想是一直牢牢地存在于李永女的骨子里的。

第二幕一开始李永女就因为卖淫被抓进警察局，但是局长姜永元却“协助”她提早被释放了，还介绍她到棉花工厂做了女工。姜永元不是无私正义的化身，他的援助明显来自于李永女的牺牲。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姜永元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利，但是他们却可以借助千年不变的男权再去欺压比自己地位更低下的女性。

11) 刘珂，同上。

12) 徐渊昊、홍창수, 《金佑镇全集1》, 戏剧与人间, 2000, 44-45页。

李永女被介绍到工厂做工以后, 明亮欢快的氛围衬托着李永女快乐的心情, 似乎生活有了希望, 李永女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¹³⁾。但很快事实就让李永女明白虽然棉花工厂以女性为主要劳动力, 但是少数的男性才是统治者, 女性只是被剥削的对象。

永:(像没看见琪一样)今天又和监工吵了一架。我跟他理论了几句, 问他怎么能把人像猪狗一样呼来喝去的? 真受不了! 一会儿使唤别人过来, 一会儿又使唤别人过去的, 稍不听话就大发雷霆, 竹桥里的那个人那么漂亮的脸蛋被他扇了一巴掌, 还赶走了。¹⁴⁾

李永女看到女工被欺负, 她挺身而出与监工理论却被无情辞退。可见, 女性在纺织工厂一直在被榨取, 对男性的反抗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但李永女的这一做法却是自主意识的一次闪现, 应该说这种自主意识是深埋在她的骨子里还没被完全发掘的。李永女的这通牢骚是对整个社会对待女性的不平等而发的, 但她对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并没有更深的认识。女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想要通过自己实现独立, 但是男性却把持着女性的经济命脉。这已经不仅仅是男女生理层面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 已经上升到了资本剥削者与工人阶层之间的矛盾。

第三幕的开场氛围又变得阴冷萧瑟。在一个大雪后太阳还没升起来的阴冷的早上, 李永女已经病得不能起身, 再婚丈夫柳书房却仍旧骂骂咧咧, 把所有过错归咎到李永女身上。

柳书房:(…略…)(头也不回地)今天天气不错, 你也到外面走走!(没人回答, 眯着眼睛看了一圈)就那么四脚朝天地躺着连句话都不能回? 妈的一(一下子啊站起来向着屋里)今天也就这么躺着? 你也不想想, 怎么能就我一个人干活呢? 你每天只躺在这里!

……中略……

13) 徐渊昊、홍창수, 同上, 50-51页。

14) 徐渊昊、홍창수, 同上, 51页。

柳书房：(…略…)真是的，你还真有点不知廉耻。我一个人一天到晚的干活，你整天不是这个理由，就是那个借口的一直想着躺在那儿，想想怎么干点活儿！没事儿别整天净琢磨些没用的。先把眼前的事儿弄好了，眼前的！¹⁵⁾

在卖淫被抓，做工被炒之后，李永女又想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但柳书房无度的性要求，最终却只是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加凄惨，加速了她的死亡。作品的最后，作者虽然没有细致地描写李永女死去的场面，但却将李永女倒在房里的场面描写的非常阴冷，这样一个环境恰好衬托了李永女死时的凄凉¹⁶⁾。她在一个下过雪后无人注意到的时候自己死在了房间里，悄无声息的没有留下任何印记，结局充满了孤独感和被社会丢弃的无奈。

由上文列举的各种矛盾来看，《李永女》这部作品的矛盾中心主要集中在李永女和男性的关系上。《周易》中将女性的柔顺与服从与天道相连接，认为女性不过是男性的附属品。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实际权限也仅存在于阴阳调和的原理中¹⁷⁾，女性的存在，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

《潘金莲》这部作品中，潘金莲与男人之间的矛盾贯彻始终。整部作品中潘金莲之外的女性人物，作者都只是简单勾勒了几笔，其他人物都是男性。而且越往结尾，女性人物的数量就越少，给人一种男权对女性的钳制越来越紧的感觉。作品的第一幕就是张大户与一群妻妾打情骂俏的场面，妻妾和丫头围在张大户身边，有忌惮，有谄媚。男性是主人，女人只是男性淫乐的工具。这一幕勾画的也正是男权社会中典型的男女关系。从这里就可以感受到男女力量的悬殊，以及潘金莲不仅被男权包围，还被同性视为异类的沉重压力。

张大户：哼，正有你的。我跟你说，你们一本账都在我这儿呢！我想金莲本来

15) 徐渊昊、홍창수, 同上, 62-63页。

16) 徐渊昊、홍창수, 同上, 64页。

17) 박용욱, 《韩国女性近代化的历史脉络》, 知识产业社, 2001, 36页。

是我家里的丫头，她不守本分，不受抬举，只得嫁了她，她又不守妇道，闹得很不好听，我有意拿她仍旧收回来，再管教管教她。你去对她说，只要她改过自新，我一切都能替她做主；如若不然，一旦事发了，就没有她的命了！她要是明白，你来回我的信，我就派人去接她，你懂了没有？¹⁸⁾

张大户一提到潘金莲杀夫的事情，口气就变得冠冕堂皇起来。张大户本想霸占潘金莲，但因为阴谋没能得逞，便时时刻刻想着报复潘金莲。即便潘金莲已嫁做人妇也难逃控制，生死依然掌握在张大户手里。

张大户不问是非先说潘金莲不守本分、不受抬举，这是张大户对女性的蔑视。因为张大户觉得自己有钱有势，对于潘金莲来说对于能给他做妾应该是感恩戴德的。女人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只不过是一条供观赏的金鱼而已¹⁹⁾。但潘金莲竟然拒绝了他，这在张大户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后又说潘金莲不守妇道，这是对潘金莲没有遵循“夫为妻纲”的传统陋习的指责。张大户更提出只要潘金莲肯从了他，就可以为潘金莲做主。这样随意的一句话也表现出男权社会的恐怖，即使潘金莲走出了张家，但张大户仍旧可以左右她的命运。这不仅是权势与贫民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封建家长制与女性之间的矛盾。

第二幕，潘金莲才正式登场，开场她与王婆的对话更道出了潘金莲对男女不平等地位的忿恨。她的想法与王婆等旧女性的“男尊女卑”相去甚远，王婆觉得西门庆给予潘金莲的物质已足够她无忧无虑，但潘金莲却认为物质的满足绝不代表男性对女人的尊重。

潘金莲：(…略…)男人家有什么好的？尽只会欺负女人！女人家就有通天的本事，他也不让你出头！只好由着他们攥着在手里玩儿！²⁰⁾

18) 凤子 主编，《欧阳予倩全集 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63页。

19) 凤子 主编，同上，61-62页。

20) 凤子 主编，同上，66-67页。

潘金莲可以说是一个与王婆等旧女性对立的新女性形象。她已经意识到只要男权存在，女性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女性的头顶永远有男权的压制。

在第一幕中，张大户的妻妾、丫头和王婆都已经充分展现出了对男人的畏惧，与此相反，第二幕中的潘金莲却呈现出一副不畏男权姿态，不管是对待下人高升，还是少爷西门庆，她都没有一点胆怯。潘金莲像个泼妇一样呵斥高升的威胁，又毫无顾忌的激怒西门庆。她与王婆对男女地位看法的差异也正是新旧传统之间的对立。

传统女性对于三纲五常的接受已经是深入骨髓的，正如王婆说的男尊女卑已是几千年的传统，只要男人愿意给女人提供吃喝就应该满足。多数的传统女性对于男权的统治已经习以为常，她们并没有改变现状的觉悟，只求人生安稳富足。但是潘金莲正是与此对立的新观念代表者，她的观点与旧女性完全相反，她认为女性没有独立的机会才是最大的问题，她真正追求的是冲破男权的枷锁进而独立自主。这里所表现出的男女矛盾扩展到了封建观念与新观念之间的矛盾，传统道德观已经开始要面对新观念的挑战。

第三幕武松登场，这一幕中的男女矛盾也达到了顶峰，潘金莲与武松针锋相对，两人的对话就像一场新旧观念支持者的辩论会。这一幕里潘金莲与武松争论起礼仪纲常，但是武松却没能正面驳斥潘金莲，武松不是没有看出男女的不平等而是愿意糊涂的维持现状。从武松的角度来看，他与王婆类似，不认为万年不变的礼仪纲常有什么不妥，对于男性来说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他也并不会受到影响²¹⁾，反而多些王婆这样的旧女性，男权才会更加稳固。两人利益的差异也正是两人矛盾对立的根本原因。

第四幕内容平缓，武松与潘金莲没有正面矛盾。但是到了最后一章，潘金莲与武松的矛盾突然激化，清晰地摆在了大众面前。

潘金莲：(…略…)我想夫妻不相配，拆开了再配过又有什么要紧？倘若是我和你
你能在一处，岂不是美满姻缘，便好同偕到老？(…略…)
[胡正卿呆了，看看武松又写。]

21) 凤子 主编，同上，77-78页。

武松：(切住潘金莲的话)你不要拿这些话来狡辩，你只快说怎样的害我哥哥!

潘金莲：(...略...)你哥哥又格外的对着我摆他丈夫的架子，使我更加几千倍的烦恼! (...略...)

武松：你当是害了我哥哥没人知道?这也是天理昭彰。我马上就杀你死!²²⁾

潘金莲认为女人追求自己的爱情没有错，但武松却认为是一派疯言，坚持认为一切要遵循礼仪纲常。从他们所处的地位来看，他们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潘金莲代表的是已经觉醒的新女性，是一个不受封建礼教束缚，活在自由世界里的新女性；武松却是衙门的公差，一个被世俗教条所束缚，坚决拥护封建势力的男权代表。潘金莲提出的婚恋自由是对男权的挑战，为了维护男权的绝对优势，武松必然急切地想要将潘金莲的这种自由思想斩草除根。因此，两人地位的差异成了两人最根本的矛盾所在。

潘金莲大胆地向武松表露自己的真心，这可以看作是她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对于潘金莲来说，武松的回答并不重要，自我内心的解放才是这段告白意义所在。反观武松的态度却只有回避，因为他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万年的礼仪纲常已经让他具备了男权社会典型男性的思想特点，面对新观念的挑战，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才有利于旧制度的维持。毕竟在武松的心里，相较于一个女人的死，维护封建的男权社会才更重要。

因此，不论是金佑镇的作品《李永女》还是欧阳予倩的作品《潘金莲》，里面的主人公都与男人之间充满了矛盾。金佑镇的作品以李永女的人生为中心，展现了那个时代下层女性的悲惨命运。她作为妓女、织工和妻子，与嫖客、监工和丈夫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而欧阳予倩的作品则围绕潘金莲的“寻爱”之路，展现了她与旧主人、丈夫、情人以及爱人之间的矛盾。两部作品矛盾产生的主因是相同的，那就是与男权社会之间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也或闪现、或清晰地展现出了她们的自主意识。

22) 凤子 主编，同上，89-90页。

III. 两部作品中女性自主意识的差异

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与男性之间的矛盾推进了剧情的发展。但是在这些矛盾产生背后，女主人公在对待矛盾和处理问题上的种种行动就体现了她们自主意识的差异。

仔细分析《李永女》全剧，前三幕李永女只是一心要生活下去，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状并无太多关心，依附于男性是她最根本的想法，但这并不是说她没有自主意识，而是说这种意识表现的并不强烈。在第二幕中，李永女敢为了年轻女工与监工抗衡就足以说明它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但是这种意识在遇到挫折以后慢慢被埋藏了起来。

永：(明顺想要关门)就这么开着吧。

明：太阳要升起来了，就这么开着吗？²³⁾

临死之前的李永女，向往自主自由的意识开始在女儿明顺身上再次萌芽，明顺所说的太阳也预示着新思想的来临。比起李永女，她的女儿明顺可以说李永女自主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年轻女性已经开始慢慢觉醒。

明 顺：啊，离婚不就完了嘛？

琪一妻：怎么离婚？你也真是！就算有这个心思，也得能行得通啊。朝鲜的婆娘们是不能随便那么做的。你听我的，干脆就别嫁人！

明 顺：别人也都不离婚吗？

琪一妻：难说。大家都知道有离婚这回事儿，但是世上的事儿哪能都随心愿。犯一回事儿，就一定要受到一次惩罚。再说，有了丈夫，不管他好坏总是有感情的吧？哎呦，你娘她也真是个妖物，脸蛋儿什么的特别漂亮，要说找个新相公也不算什么，但是一旦不合相公心意的话，那剩下的日子也就是等死了。

23) 凤子 主编，同上，89-90页。

明 顺：(半晌)我妈为什么和那种人一起过呢？

琪一妻：长得好看勾引了他呗。(吓人的笑声)哎呀，长得太美也是祸啊。长得漂亮看着好啊，但也就是看着好，你以为因为你长得漂亮男人们就什么都听你的啊？就算像你妈妈一样漂亮，也不该嫁给他那种身世的，越漂亮越不能嫁。但是在你妈差点横死他乡之后，一个人又能怎么办呢？再加上她还一心想送儿子上学……²⁴⁾

明顺与琪一妻子的对话表现了当时韩国女性对于不幸婚姻的抗拒，正如琪一妻子说的，如果一个女人自己独立赚钱生活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但是一旦与男人结婚，生活就不受自己控制了，男人会干涉女人的一切生活，女人完全被看做家庭的附属品。琪一应该被看作是李永女与明顺之间的“过渡期”女性，她有了“不婚”的思想，却还是没有摆脱旧观念里红颜祸水的陈词滥调，把李永女的婚姻不幸归咎于女性的主动勾引。对女性只是男人附属品的认知，李永女也是有的，虽然她试图百多男人的控制，但她在自己努力多时之后终于选择对男权妥协。真正想到要探索打破这种男女不对等关系的年轻女性，才真正体现出了自主意识。

《潘金莲》这部作品中，潘金莲的态度一直都是十分积极的。作者应该是想通过人物表达女性勇敢追求个性的态度，因此也被塑造成了一个积极迎接挑战，主动挑起与男性之间战争的女性人物。

潘金莲：死是人人有的。与其寸寸节节被人折磨死，倒不如犯一个罪，闯一个祸，就死也死一个痛快！能够死在心爱的人手里，就死也甘心情愿！二郎，你要我的头，还是要我的心？²⁵⁾

潘金莲时时将“死”挂在嘴边，她对于男人，分析得很透彻，认为自己始终是男人的玩物，于是产生了这种“积极寻死”的态度²⁶⁾。与乞丐的争论中，

24) 凤子 主编，同上，89-90页。

25) 凤子 主编，同上，77-78页。

26) 凤子 主编，同上，66-67页。

她说道“绝望还不死，倒要活受罪²⁷⁾”。王婆又安慰她说有西门庆撑腰，不愁吃喝，但潘金莲却一眼看破没有经济的独立，必将终生依附于他人。女性只有取得了经济独立，才能真正独立自主。潘金莲这种寻死的态度正是自主意识的强烈迸发。潘金莲与利用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即使最终她的理想不能实现，她宁可粉身碎骨也绝不向男权低头。

不过一个女子，当了奴婢，既不能拒绝主人的强奸，又不能反抗主人的逼嫁，尽管有姿有色有聪明有志气有理性，只好隐藏起来，尽量的让人蹂躏。除掉忍气吞声把青春断送，没有办法。²⁸⁾

多数的女性就如引文中描述的一样，饱受封建家长制的之末，她们或者被糟蹋，或者被支配，默默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和人生。文中的张大户就是这种封建势力的代表，他认为自己就是家中的封建家长，有权决定丫头奴婢等的婚姻或生死。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欧阳予倩的重心就是要对这种封建家长制进行批判。于是他造就了潘金莲这样一个起来反抗的义士，主导着故事的走向。她的自主意识是强烈的，她有意识地反抗包办婚姻，也不妥协于封建势力，即使委身于武大也不愿意攀附张大户。

看看去，不知哪里来那么多的张大户？多少伟人都不能崇尚张大户主义！留意世道人心维持风化的先生们，还是同情与张大户吧！²⁹⁾

对于这些觉醒的先进女性，旧观念的维护者们必然持有坚决的反对态度。这就如“张大户”一类伪君子的丑恶嘴脸，自认为是在维护社会的风化，却不知这些旧俗即将被潘金莲所代表的新女性所打破。

《李永女》与《潘金莲》两部作品的结局都以主人公的死来结束，虽然

27) 凤子 主编，同上，68页。

28) 凤子 主编，同上，92-93页。

29) 凤子 主编，同上，93页。

她们都是因为受到男性的摧残和社会的谴责而以悲剧告终，但是她们对于死亡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李永女是一种被动的折磨至死，她的死亡里面没有包含她的任何自主意识。但潘金莲对于死的态度是积极的，她自觉地选择以死解脱，这是对追寻女性自主的一种献身。

IV. 女性自主意识差异的根源所在

《李永女》和《潘金莲》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有自主意识的体现，但她们的自主意识是有差异的，其差异的根源则要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女性的社会地位变化和对待传统观念的态度三个方面来分析。

1. 创作环境的因素

从《李永女》的创作意图来看，金祐镇是想借女性反应更多的社会问题。自1910年韩国陷入日本殖民时期以来，国家主权的遗失成为了最大的社会问题。作者借李永女的生活反映了社会的贫困以及下层人民的艰辛，这其中尤以独居女性的生活最为艰难，因此，作品要表达的问题不仅仅是女性地位的低下，更重要的是透过女性问题反映出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正是这种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创作同时让我们了解了20年代的女性生活。也就是说，《李永女》这部作品本意是想让我们通过女性去看社会，真实地展示女性的无力才能暴露无主权国家的问题。

20年代的韩国社会还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落后致使韩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一方面男性作为家庭生存的主要劳动力或者被抓丁，或者被征用³⁰⁾，像李永女的丈夫青云这种外出谋生的男性也不在少数，那么家庭生活中男性的空缺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女人与孩子没有男性这样的壮劳力可以依靠，孩子又比较弱小，因此，女性就成

30) 凤子 主编，同上，89-90页。

了维持家庭生活的主力。可是千百年来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又束缚了她们向前的脚步，一个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的男性劳动力都无法维持的家庭生计，落到处处被限制的女性头上，可想而知她们的处境是多么的举步维艰。

由此可见，这类男性缺失家庭中女性的独立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迫的、匆忙的。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只是生活的艰辛迫使他们不得不走向社会，但是在心理上，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依附男性的思想。这种想要依赖，但在关键时刻却又指望不上的心情，催生了他们与男性之间的矛盾，准确的说应该是对男性的一种怨恨。李永女也曾挣扎过，她起初也想要独立支撑一个家庭，于是她选择做妓女或者是纺织女工，但是女性老公者的局限性，迫使她再次失败，最终选择改嫁。自此以后她就彻底沦为了男人泄欲的工具。李永女起初虽然是一个妓女，但还能主宰自己的身体和经济。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她甚至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李永女这个形象只是当时众多女性的一个缩影，也是下层女性真实生活的映照。

纵观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化观念，带有两个特点：一是吸收外来文化，二是否定与批判传统封建文化³¹⁾。对于传统封建文化批判的形态之一就是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而表现个性解放的剧本，其主题大多是爱情自由和妇女解放³²⁾。于是这一时期以爱情和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剧本层出不穷。《潘金莲》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欧阳予倩将《水浒传》的情节改编成了戏曲³³⁾，将潘金莲敢爱敢恨，追求爱情自由的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

可见当时中国戏剧界的“流行趋势”就是女性解放，剧作者在创作上也自然而然地偏向于突出女性的斗争精神，伴随着这种风潮的流行，潘金莲这样一个人物也就强势地诞生了。剧作者们对女性解放的认同，客观上推进了中国女性解放的进程，这表现在20年代很多表现女性解放的作品中，很多剧作中的女性人物都是毫不畏惧，勇敢向前的³⁴⁾。

31)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47页。

32) 陈白尘、董健，同上，第61页。

33) 凤子 主编，〈附录《自序》〉，《欧阳予倩全集》 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92页。

可以说《李永女》和《潘金莲》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意图是正好相反的,如果说《李永女》是从点到面的反映社会问题,金佑镇是从女性问题展现社会惨象,那么《潘金莲》这部作品就应该是从面到点,欧阳予倩有意通过社会现象把焦点聚集在了女性问题上。

2. 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朝鲜前期,韩国女性的地位还相对较好,她们有一定的自由,还享有继承权,但到了朝鲜后期,受《朱子学》的影响,女性完全沦为男性的附属品³⁵⁾。本就地位低下的女性在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变得更为艰难,加上日本殖民者为了巩固统治,强化了封建体系,他们将本国打造的贤妻良母形象带到韩国进行宣传,进而达到同化韩国的目的³⁶⁾。此时的韩国虽然正处于被殖民的劣势,但男尊女卑仍然存在,并借此来控制比自己地位更卑微的韩国女性。因此,韩国女性就成了韩国社会中最低贱的阶层,他们承受着来自侵略势力和男权势力的双重欺压。

随着1920~1930年代都市化和产业化的进行,女性已经逐渐开始外出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也来自与女性与男性社会之间的矛盾。女性得不到平等的工作机会,从《李永女》这部作品可以发现,女性从事的典型职业就是纺织女工,这一职业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纺织工厂环境的恶劣和男性管理者的残暴让他们的生存环境处处充满威胁,但是女性所能从事的职业却又少之又少,剧中的其他女性人物,如:琪一妻、安淑家、仁范妻和麻子奶奶等也无一例外的不是曾经卖淫就是做纺织女工,但这两种工作都摆脱不了男性的控制。

34) 欧阳予倩的《泼妇》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等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都是比较具有斗争精神的,她们有自己的主张和思想,并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

35) 凤子 主编,同上,89-90页。

36) 凤子 主编,同上,89-90页。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宋朝之前的女性还是具有一定地位的，但是到了宋朝，受理学的影响，女子贞操被视为女性唯一值得被赞扬的地方，经过明清时期的层层加固，女性的地位已经降至谷底，直到清末，女性才逐步找回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但是维持了几百年的女性地位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外敌的侵扰之中，时局的动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催生了先进女性的责任感，与男性一样要保家卫国的意识开始觉醒。就这样，中国在经历了戊戌维新时期女性意识的萌发，以及辛亥革命时期先进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再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20世纪初，中国女性要求自由平等权利的意识已经十分普遍，要求婚姻自由权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³⁷⁾。女性群体已经进入到自觉追求自由与民主的阶段。到这里，中国女性自主的意识已经先于韩国，这也让中国女性反对男权的意识更加坚定。应该说，韩国的国家主权问题先于女性问题，而中国女性问题的快速解决才有助于男女共同抗击外敌保卫国家主权。

3. 对待传统观念的态度

女性本身对男权的承认与否也是产生矛盾的根源之一。

《李永女》在第一幕中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女做过妓女，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做各种令自己生厌，又不得不为之的勾当。但促使李永女隐忍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一心怀抱着送儿子上学的决心，这本是一个积极的观点，但是从她只重视儿子官九的教育，而忽略了女儿明顺的这种态度就可以看出她本人并未摆脱传统的男女观念，流露出她对于男性的尊崇，也证明李永女是期待“母以子贵”的。第三幕中，柳书房让明顺把官九从学校接回来的对话里就可以知道，在恶劣的环境里，李永女也一直没有忘记培养自己的儿子，不论是改价，还是辛苦的培养儿子，都说明她始终抱着依托男性改变生活的思

37) 陈文联，〈从依附走向自主：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轨迹〉，《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月，第11卷第2期。

想。

对于传统的男女观念,即使李永女曾经萌生了自力更生的意识,但围绕在她身边更多的则是琪一妻、安淑家、仁范妻和麻子奶奶等旧式女性,她们逆来顺受,并将李永女拉到自己身边,一起承受男权的压榨,并认为理所应当。最后,李永女的女儿是一个小小的转折,她的自主意识虽然开始萌芽,但毕竟才刚刚开始,从明顺对婚姻态度的探讨中卡伊看出,她也还在摸索当中,想要完全的对独立自主有所认知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中国,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思想也是一直存在的,这自然导致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相较于男性,她们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力。

现社会对于女性,能够允许的活动范围非常狭窄,男人与女人有差别,不允许她们有一样的活动机会,因此一般女性的社会活动必定十分微弱。³⁸⁾

中国传统的一夫多妻制更是把女性定义为男性的私有物品,而女性一旦不忠则被定义为“淫妇”。而“叛逆”的潘金莲就偏要通过与西门庆通奸这样的手段来挑战传统的男性权威。在传统社会只允许男性一夫多妻,而要求女性“从一而终”的情况下,潘金莲既没有像第一幕中的姨太太和丫鬟们一样取悦张大户,也没服从张大户的摆布乖乖委身于武大,而是选择通奸杀夫,甚至不惜同归于尽。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伤风化,更应该看作是对传统观念的挑衅,是从性的方面强调男女的平等。

中国几千年的婚姻传统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使是男性也要向封建家长制低头,不能擅自选择婚姻。作为女性,则更没有婚姻自由可言。潘金莲所代表的女性就是其中的另类。她们之所以能有这种意识觉醒,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20世纪女学的兴起,中国女性接触到外来文化的机会越来越多,西方社会的女权思想正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的新女性³⁹⁾。这种影响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种男女平等的观念,鼓

38) 凤子 主编,同上,第89-90页。

39) 陈文联,同上。

动着像潘金莲一样“叛逆”的女性挣脱传统的束缚，大胆的反抗起几千年来男权的专制。两部作品相比之下，《李永女》虽然也体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意识，但并不深刻，也不彻底，她的自主意识有萌芽，无依托，必然会受到挫败；而《潘金莲》在萌生了独立自主的意识之后，因为有了新文化的加持，和社会的关注，必然会产生更强烈地、想要彻底推翻旧制度的觉悟。

V. 结论

《李永女》和《潘金莲》都以一个女人的故事展开，两人又都以死告终，两部作品无论从作品题目，还是作者背景，或是结局上来看，都存在着相同之处。其中，本论文主要选取了两部作品最为相似的情节发展和结局进行了分析。概括来看，李永女和潘金莲在剧中的矛盾主要是与男权社会之间的矛盾。

《李永女》和《潘金莲》两部作品中，两位女主人公与男性之间都有过不正常的肉体关系，这在当时的社会来看，她们都会被划归为“荡妇”一类。因为无论她们是被迫还是自愿与男人发生关系，其社会舆论的刀尖都是指向女人的。虽然李永女是为了养家糊口，潘金莲是为了报复传统，但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封建的道德观总是只围绕女人的贞操、守节等问题来进行批判。

两部作品在情节上虽然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是两位女主人公的动机却是不同的。《李永女》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人生虽然想要独立维持生计，但是却始终离不开对男性的依赖，从她最初的谋生手段到最后改嫁，都可以看出她期望依赖男性获得更多利益的特点。李永女作为最底层百姓的代表，两性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让他无暇顾及自己周围的客观环境。对于改变环境才能改变自身并没有觉悟。但最后的死亡却迫使她明白他的悲惨是因为没能打破旧观念的束缚。她的自主意识可以说是一瞬间的，不持续的，但最后的死为他的女儿带来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认识。

《潘金莲》这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潘金莲则是一个以追求女性的完全自主而存在的一个人物。她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男性的不可靠，她之所以与男性之间产生矛盾可以说是因为她看穿了男性的真面目，从而导致她被男性排挤和压制。她与封建家长制的对立，与传统观念的对立以及对封建礼教的唾弃都是积极大胆的。

《李永女》和《潘金莲》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在男权的重压下，最终都死在了男人的手里。《李永女》一直带着利用、依靠男人来改变命运的想法，最后却因此而被男人榨取至死。而《潘金莲》中的主人公又因为对封建婚姻看得太过透彻而选择跳出旧俗，为追寻自己的爱情自由而死。

这两部作品的结局虽然都以主人公的死亡而告终，但她们的死是有区别的。李永女始终对生命充满渴望的，但却抵不过社会的残酷，最终被折磨至死。而潘金莲则多次提到死的话题，她很明确的知道自己的命运，对于死她有心理准备，所以即使最后武松想要杀她的时候，她也丝毫不畏惧，反而因为吐露出了自己的真情而感到畅快。因此，两者的不同在于李永女的自主意识在临死的一刻萌芽，她是因为死看清了世界，而潘金莲的死是一种牺牲，为了追寻真正的自立自主而以死解脱。

从《李永女》和《潘金莲》两部作品的异同来看，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两国的社会环境。虽然同样接受东方文化，受到《周易》、朱子理学等的影响，但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却造就了剧作者们不同的创作视角，也拉开了两国女性解放的进程。韩国20年代在被日本殖民的情况下，国家丧失了主权，整个韩国都笼罩在殖民统治的恐怖之下，家庭的贫困、生命的脆弱，都让韩国社会岌岌可危。因此，作者关注的重点并没放在女性解放问题上，他只是要通过下层女性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衬托出当时无主权社会中，韩国民众的悲惨生活。《潘金莲》这部作品的创作环境不同于韩国的是，中国的20年代虽然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但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们正呈现出一种誓要打破旧制度的积极态度，女性的觉醒也已经非常普遍。于是，突出女性问题就被当做一件与旧制度斗争的武器被推上了前台。这样一来，关于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的主题一直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舞台上。这也

造就了像《潘金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一样激进、有斗争心的女性形象。

本文通过中韩两部作品集中分析了1920年代背景下女性自主意识的问题。通过对两部作品的比较，揭示了两国女性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反映出的自主意识差异的根源所在。希望能对之后有关中韩两国男女社会地位问题的发展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参考文献>

- 陈竞,《拯救模式:潘金莲形象的演进轨迹及其反思—On the Evolution of Pan Jinlian》,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 陈文联,《从依附走向自主: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轨迹》,《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第2期,2005年4月。
-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上、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 凤子主编,《欧阳予倩全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 洪雁、高日晖,《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新论—兼谈经典文本阐释的时代性》,《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期,2006。
- 刘珂,《20世纪20年代中韩问题剧比较研究》,岭南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2014。
- 刘传霞,《论潘金莲形象及其叙事功能在新闻学中的演变》,《贵州社会科学》03期,2005年。
- 刘真月,《韩国戏曲与女性主义批评》,集文堂,1996。
- 王绯,《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
- 魏崇新,《潘金莲形象的历史演变》,《徐州师范大学学报》01期,1997。
- 周安华,《论易卜生与我国创时期话剧的历史联系》,《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1986。
- 周安华,《20世纪中国问题剧的艺术审视》,《上海戏剧学院学报(戏剧艺术)》,

第6期(总98期), 2000。

金宰奭, 《日帝强占期社会剧研究》, 太学社, 1995。

김진기, 《[李永女]分析》, 《人文科学研究》, 1999。

裴志娟, 《金佑镇「李永女」的脱殖民性研究》, 《现代文学理论研究》, 2011。

朴云锡、刘珂, 《20世纪20年代中韩问题剧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중국과 중국학》, 2014。

徐渊昊、홍창수, 《金佑镇全集1》, 연극과 인간, 2000。

Asmuth, Bernhard著(宋典译), 《戏剧分析论》, 书文堂, 2000。

汤尼·白露 著(沈齐齐译),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Abstract >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between the main woman characters in Panjinlian and Leeyeongnjeo. These are presentative works published in Korea and Chinese in the 1920's. Panjinlian and Leeyeongnjeo publishes in this era which Korea and Chinese suffered from invasion of western culture. Women were especially the weak under that phase.

In this two works, main woman characters are in a tragic situation under the various feudal oppressions in common. They were married woman who suffered from male-dominated society. They couldn't help depending on the various support of the man for survival. Especially, it was the sexploitation that was most serious problem for the woman. The struggle between men and women leading the plot of drama. This two main characters couldn't overcome the oppression of male-dominated society. So they were finally destroyed in tragic.

Therefore this works can be defined in a social drama that faced up

to the reality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Key Words : Pan, Jinlian(潘金蓮), Lee, Yeongnjeo(李永女), drama in the 1920's, Sexploitation,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